

1968

梁羽生著

風雷震九州



香港 偉青書店出版



梁羽生

風雷震九州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 (第九集)

第二十九回

魑魅幽林施毒手
英雄大會究奸徒

三

第三十回

青袍怪客來挑戰
黃石奇招未奏功

二九

第三十一回

論劍噴煙施絕技
還珠留偈顯神通

五五

第三十二回

雙劍縱橫生死門
一聲霹靂破疑團

八三



楊瓦突然點了林道軒的穴道，將他捉去。

第二十九回

魑魅幽林施毒手 英雄大會究奸徒

鍾靈大吃一驚，忙把江曉芙交與鍾秀，說道：「阿秀你照顧江家妹子，我去捉賊。」抬頭一看，楊瓦已經上了對面那座山峯，鑽進高逾人頭的茅草叢中了。好在他是背着一個大布袋，搖搖擺擺，弄得茅草似波浪般起伏，故此在這面山坡，還是可以隱隱看見他的行蹤。

鍾靈一面追趕，一面呼喊，「捉奸細啊！」的聲音這才四方紛起，响徹了山頭。

鍾靈展開八步趕蟬的輕功，追到山頂，終於追上了楊瓦。楊瓦提起布袋，一個轉身，掄起布袋作爲兵器，朝鍾靈劈面打來，冷笑道：「你不要這小子的性命，你就出劍！」

那知鍾靈武功遠非江曉芙可比，楊瓦用這個辦法可以尅制江曉芙，却難不倒鍾靈。只聽得鍾靈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我的劍是長着眼睛，只傷奸細的。你瞧着吧！」唰的一劍刺出，果然便似長着眼睛一般，並沒碰着布袋，劍尖直指楊瓦的肩井穴。

楊凡身軀一矮，抱着布袋作爲盾牌，避開了鍾靈的連環三劍。鍾靈見他抱着數十斤重的布袋，步法還是這麼輕捷，也不禁暗暗驚詫。

鍾靈喝道：「小小年紀，如此狠毒。再不放人，我可不能饒你性命了！」天山派的追風劍式一展，乘瑕抵隙，劍劍直指楊凡要害。妙在他的劍招雖是疾如暴風驟雨，但却總是刺向布袋遮攔不到的地方，殺得楊凡手忙腳亂。

眼看楊凡就要傷在他的劍下，忽聽得一聲長嘯，遠遠傳來，鍾靈冷笑道：「小賊，放人！否則等不到你的黨羽前來，我就先斃了你。」

鍾靈正要使出本門的殺手神劍，楊凡忽道：「你要人麼？給你！」突然把那布袋一拋，但却並非拋給鍾靈，而是拋下山谷！

鍾靈大驚，百忙中無暇思索，立即搶去救人，一個起伏，剛好在懸崖旁邊，把那布袋接下。楊凡喝道：「你也領教領教少爺的劍法！」

這一下主客勢易，是鍾靈揞着布袋，楊凡揮劍進攻。鍾靈當然不能夠用布袋中的林道軒當作兵器，還要處處小心，防楊凡刺着布袋。幾招一過，險象環生，差點兒給他擠下懸崖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一個瘦長的漢子已似一溜煙的來到，替下了楊凡，只是一個

照面就把布袋奪了過來。

鍾靈去了「包袱」，立即搶攻，「呼」的一掌打出，那瘦長漢子把布袋往後面一摔，身形一側，反而踏進一步，就在懸崖旁邊，揮掌相迎。

鍾靈用的是「須彌掌力」，剛柔兼濟，本來是十分純厚的內家掌力，莫說是人，石頭給他打上一掌，也得粉碎。那知雙掌相交，鍾靈只覺觸手之處，柔若無物，掌力有如打到虛空之處，身體失了重心，不由自己的一個踉蹌。

鍾靈方覺不妙，那漢子猛地大喝一聲：「下去！」陡然間掌力盡發，排山倒海般的向鍾靈推擠過來。鍾靈身在懸崖之邊，立足不穩，登時似斷了線的風箏一般，應聲而落，墜下深谷。

這瘦長漢子不是別人，正是楊芑的父親楊鉦。

原來楊鉦果然是暗中接受了清廷「禮聘」的武林敗類，他打聽得江海天尚未回來，便放胆偷上岷山，與蒙永平等入串通，陰謀破壞岷山之會。

可是岷山防範森嚴，來歷不明的人決不能輕易混進。楊鉦只能叫兒子跟着蒙永平，在玄女觀附近活動。而自己則匿伏山頭，伺機行事。他的兒子不過是個十七、八歲的少年，認作蒙永平一個同黨的徒弟。年紀輕輕的少年，不比陌生面孔的大人之容易受人注

意，所以容易朦混得過去。果然一出馬便立了「大功」，活捉了林道軒。而楊凡向這座山頭逃跑，也正是與父親約好的。

楊鈺是一派宗師，那次在天柱峯上與江海天比武，也有接江海天三數十招的能耐，論本領自是高於鍾靈，但鍾靈本來也不至於一招落敗的，只因他一來是在懸崖之邊，給對方佔了地利，二來楊鈺的邪派獨門武功，鍾靈又未能夠一下子適應，故此只一掌便給他打下懸崖。

楊鈺哈哈大笑，眼看鍾靈就要摔成肉餅，却忽地在空中一個猴子翻跳，減弱了下墜之勢，恰恰抓着了峭壁上橫生的一枝虬松。楊鈺心道：「想不到這小子還有這一手輕功。此時若不除他，他年又是一個勁敵。」

楊鈺正想找一塊大石砸下，忽聽得有人高宣佛號：「阿彌陀佛，氓山之上，豈能容你撞開殺戒？」跟着又有人霹靂似的一聲斷喝：「大胆奸賊，往那裏逃？」原來是少林派的羅漢堂長老雄禪師，與氓山派名宿甘人龍已經趕到！

楊鈺一聽，就知來的二人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，當下顧不得傷害鍾靈，忙即吩咐兒子道：「你先把這小子帶走，不用驚慌，我給你抵擋追兵。你只須翻過這座山，就有人備好馬匹，接應你了。」

楊凡興高采烈，說道：「爹爹，我才不害怕呢。咱們爹兒兩這麼一鬧，已足令這許多自稱英雄豪傑的面上無光了。明兒大姨父一來，便管教天下英雄喪胆！」他自小在父親薰陶之下，根本不分是非，只知恃強逞能，想在人前露面。

楊鈺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別提你的大姨父了，快走！」

楊凡剛剛跑開，大雄禪師與甘人龍隨後趕到。大雄禪師喝道：「施主留人！」把一串佛珠一抖，一百零八顆念珠都變作了暗器，雨點般的向楊鈺洒下來！

這手「佛珠降魔」的功夫是少林寺三大絕技之一，當年少林寺的前任方丈痛禪上人就會以這手功夫震懾過孟神通。一百零八顆念珠看似冰雹亂落，其實却都是打向人身穴道。

楊鈺冷笑道：「米粒之珠，也放光華？」舞起一根青竹杖，只見漫天碧影，點點寒星，叮叮之聲，不絕於耳，在那根青竹杖縱橫掃蕩之下，念珠向四方飛散。楊鈺縱聲大笑。却不料那一百零八顆念珠互相激蕩，有幾顆念珠竟然拐彎打到，楊鈺在大笑，忽地「哎喲」一聲叫了出來，「少陽」「曲池」「風府」三處穴道，同時給念珠打中。

楊鈺一連退出了七八步，仍是脚步不穩，身軀搖晃，好似風中之燭，但也還沒有倒下。甘人龍冷笑道：「哼，你這賊子口出大言，却原來也只是這麼一點能耐，看你還敢

目中無人麼？」大踏步上前，使出大擒拿手法，便來抓楊鈺的琵琶骨。

甘人龍以爲楊鈺已經受傷，這一下還不是手到擒來，那知楊鈺待他抓到，驀地一聲喝道：「教你識得我的本領！」反手一拿，唰的一聲，竟把甘人龍一條手臂，硬生生拗折！

原來楊鈺的痛苦神情，仍是偽裝出來的。大雄禪師的「佛珠降魔」雖然厲害，究竟還比不上當年的痛禪上人；而楊鈺的武功雖然也及不上當年的孟神通，但兩相比較，仍是楊鈺比大雄禪師稍勝一籌。但他自忖決計抵敵不了大雄禪師與甘人龍聯手，故而施用詐術，預先運了閉穴的功夫，讓念珠打中，假作受傷，來引甘人龍上當。

甘人龍也是一時不察，以爲楊鈺已經受了重傷，爲要留下活口審問，那一抓就不敢使出內家真力，生怕將楊鈺抓死。却不料冷不防的就着了道兒，反而給楊鈺把他的一條手臂拗折了。

甘人龍是江南七俠中甘鳳池的後代，家傳武學，百步神拳，非同小可。受傷之後，負痛狂呼，獨臂揮拳，猛地搗出，仍是拳風虎虎，威不可當。但楊鈺狡猾非常，一擊得手，立即便閃過一旁，「蓬」的一聲，百步神拳的拳力，把他十步之外的一棵松樹震得葉落枝搖。楊鈺待他憑着的這股氣發洩之後，勁力鬆散之時，驀地繞到他的背後，冷笑

道：「你也該歇歇了，倒下吧！」青竹杖倏然戮出，以重手法點了他的穴道。

大雄禪師見傷了好友，低眉菩薩也登時變成了怒目金剛，脫下袈裟，撲過來道：「好個惡賊，你傷了兩人，還想生下岷山麼？」

一件柔軟的袈裟，拿在大雄禪師手中，變作了十分厲害的武器，只見他迎風一抖，便似平地裏起了一片紅霞，向楊鉦當頭罩下。方圓數丈之內，沙飛石走！

楊鉦冷笑道：「大和尚，你少林寺武功雖好，只怕也未必就能將我留下！」青竹杖一挑，發出噉噉聲响，恰似一片紅霞之中有一條青色的光芒劃過，將紅霞戮破了一角。大雄禪師連番猛撲，每一次的猛撲，都給楊鉦的竹杖將他的袈裟挑開。可是楊鉦的竹杖點穴，也都給大雄禪師的袈裟擋住，無法攻進大雄禪師身前三尺之內。

就在此時，山寨又出現了兩條人影，正是鍾展與谷中蓮一同來到。谷中蓮已經見過女兒，因為給女兒解開穴道，稍爲耽了一些時候，但仍然是後發先至，趕在衆人的前頭。

谷中蓮揚聲叫道：「軒兒，軒兒！」聽不見林道軒的回答，又驚又怒，厲聲喝道：「奸賊，你把我的軒兒怎麼樣了？你敢傷他一根毫髮，我就要你性命！」她尚未知楊鉦已把林道軒帶走，恐防敵人將他加害，先楊聲警告。

楊鈺聽她的聲音從山腰傳來，竟然刺耳如針，吃了一驚，心道：「這婆娘若然趕到，只怕我不是她的對手。」不敢戀戰，青竹杖一挑，挑開了大雄禪師的袈裟，轉身便逃，大雄禪師喝道：「往那裏走？」跟在背後，緊緊追來。

楊鈺早已想好脫身之計，猛地把手一揚，冷笑道：「我接了你的念珠，來而不往非禮也，你也接我暗器。」只見一個暗赤色的圓球飛來，忽地「蓬」的一聲爆裂，化作了一團燄火，向大雄禪師當頭罩下。

大雄禪師怒道：「好歹毒的暗器，但又奈我何哉！」袈裟一盪，火光流散，轉瞬之間，已是煙消火滅。

不料楊鈺又是把手一揚，這一次的毒火彈却是打到甘人龍身上。甘人龍是早就給他點了穴道躺在地上的，當然躲避不開。

大雄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連忙趕回去撲救。楊鈺哈哈大笑道：「大和尚，你安安份份念你的往生咒去吧。失陪了！」大笑聲中，早已去得遠了。

大雄禪師撲滅了火焰，可憐甘人龍已是給燒得焦頭爛額，氣息奄奄。幸而還未曾斃命。大雄禪師給他解開了穴道，連忙施救。

不多一會，谷中連與鍾展雙雙趕到。谷中連見甘人龍給燒成這個模樣，也是吃驚非

小。甘人龍是她師伯，她當然不能置之不理，只好把追捕奸細的事情暫擱一擱，幫忙大雄禪師救治。

甘人龍嘶聲說道：「谷掌門，捉拿奸細要緊，我，我沒甚麼。」大雄禪師也道：「甘師兄性命無妨，谷掌門放心去吧。」

谷中連摸過了甘人龍的脈息，知道他傷得雖重，但也不至於便有性命之憂，而大雄禪師有少林寺的「小還丹」，這是天下第一治傷聖藥，這才把心上的一塊石頭放下來。

捉賊、救徒，兩件事情一樣重要，谷中連問道：「我那徒兒呢？」大雄禪師道：「一個小賊將他裝在布袋之中，已逃跑了。是向着那一個方向逃的。」楊鉦、楊芄父子逃跑的方向不同，谷中連畧一躊躇，覺得還是救林清的兒子要緊，於是拜托鍾展追捕奸細，自己則向楊芄所逃的方向追去。

可是就在此時，鍾靈呼救的聲音也從峭壁上傳了上來，原來他攀住了虬松，已是精疲力竭，無法上來。鍾展在懸崖邊望下去，見他兒子雙手攀着一條不過蠟燭般粗大的樹枝，身子懸空，搖搖擺擺，隨時都有掉下去的可能。這景象大雄禪師也看見了，說道：「鍾大俠，還是救人要緊。」鍾展父子關心，嘆了口氣，也只好放鬆楊鉦不追，先下去救自己的兒子了。

在鍾展將兒子從峭壁下拉上來的這段時間，各派弟子，陸續來到。

葉凌風在路上會見了江曉美、鍾秀二人，神色倉皇，滿頭大汗的趕來，一見着大雄禪師，立即問道：「我那小師弟呢，怎麼樣了？怎麼樣了？」關心、焦急之情，盡都見之辭色。剛聽到一半，「哇」的便是一口鮮血吐了出來，捶胸叫道：「這怎麼好？這怎麼好？」

江曉美連忙將他扶住，說道：「大師哥，你別着急。媽已經追下去了。」

鍾展道：「秀兒，你照料哥哥，我去追擒奸細。」

葉凌風如夢初醒，猛地敲了一下額頭，說道：「對，咱們大伙兒都去捉賊！」

江曉美道：「師哥，你歇歇吧。你憂心過甚，氣色太差，莫把自己也弄出毛病來。有我們這許多人出動，也不在乎多你一個了。」

葉凌風從來沒有聽過江曉美說的這樣體貼話兒，心裏甜絲絲的，又是得意，又是好笑，暗自想道：「我破損了一點舌尖，也是值得了。」原來他吐的那口鮮血，乃是咬破舌尖所致，並非真的吐血。

葉凌風索性把戲演到十足，摔開了師妹的手，說道：「不，我雖然未必幫得上忙，但我必須盡我一點心事。誰叫我是掌門師兄呢？」

大雄禪師大爲感動，掏出了一顆小還丹，交給葉凌風道：「葉少俠，你帶着這顆藥丸路上備用，若是精神不濟，再吐血的話，可以將它服上，至少可以使你不受內傷。」葉凌風知道小還丹是極難得的良藥，醫治內傷，天下無雙，裝作匆匆要走的樣子。忙不迭的收下，心裏想道：「早知如此，再吐兩口血也值得。」

當下大雄師將甘人龍掙回玄女觀醫治，鍾秀陪伴她的哥哥鍾靈。鍾靈倒沒受傷，只是精疲力竭，難以跑路，只好就地盤膝而坐，默運玄功，徐徐恢復精神，鍾秀在旁給他守護。

除了這幾個人之外，其他的人，分頭都去搜捕奸細。可是翻遍了整個岷山，結果都是失望而歸。

谷中蓮追得最遠，她施展絕頂輕功，追出岷山山下百里之外，也沒見着楊凡的蹤影。原來楊凡有人接應，他們所乘的乃是御苑駿馬，多好的輕功，也是追不上的。

待到谷中蓮回到玄女觀的時候，已經是午夜了。岷山派弟子與一衆英雄都在等待她的消息，誰也沒有去睡。

衆人見谷中蓮獨自歸來，形容憔悴，不必再問，已知結果。人人都感心頭沉重，相顧無言。

江曉芙尤其感到難過，首先打破沉默的氣氛，哽咽說道：「媽，都是我的不好。我不中用，保護不了小師弟，丟了你的面子。」

葉凌風接着說道：「不，都是我的不好。要是我聽師母的說話，早早找你們回來，就不至於發生這樣的不幸了。」他的表情，更是動人，似乎仔細捉了他的師弟，就似摘了他的心肝一般，說到傷心之處，一顆顆的眼淚都滴下來了。

谷中蓮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這件事怪不得你們。賊人是謀定而動，要怪也只能怪我料敵不足，防範未週。時候不早，你們都去睡吧。」

這一晚各人都是悶悶不樂，只有葉凌風一人例外，連夢裏都幾乎笑出聲來。

第二日已是獨臂神尼的忌辰，也即是岷山大會開始的日子。葉凌風一早起來，隨着衆人到獨臂神尼的墓園聚集。今年來的人特別多，各大門派小一輩的弟子都只能在墓園外參拜，四面山坡上黑壓壓的站滿了人。葉凌風看了這樣盛大的場面，又是歡喜，又是吃驚。歡喜的是自己將可在天下英雄之前露面，吃驚的是有這麼多反清的英雄豪傑，倘若知道自己竟與清廷鷹爪同謀，那真是不堪設想。

谷中蓮率領長幼三代同門，拜謁了兩位祖師（獨臂神尼與呂四娘）的靈墓。隨後又是各大門派的掌門人或代表與及有身份的賓客參拜。禮成之後，谷中蓮抬起頭來，眼角